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

梁东汉著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讲汉字的结构、演变和发展规律的書。全書分五章：第一章講文字和語言的关系；第二章講文字的起源；第三章講汉字的发展；第四章講汉字的性质和结构；第五章講汉字的新陈代谢及其規律。可以供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和学生参考，也可以供中学語文教师和一般研究祖国文字的讀者参考。

汉字的结构及其流变

梁 东 汉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上海永嘉路 123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125 字数 140,000

1959 年 2 月第 1 版 1981 年 6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32,001—60,000 本

统一书号：9150·5 定价：0.80 元

序 言

这本小書的前身就是我在北京大学講授“文字学”所用的講稿。这份講稿曾經油印发給同学,到現在已經三年了,每年都作了些修正和补充。在講授的过程中,同学们普遍地反映油印的講稿錯字多,特別是有許多古文字刻写得不象样;我也有同样感觉。一部分同学在学完这門功課之后,曾經向我建議把它鉛印出版。同时,系里有些同志也認為目前有关“文字学”这一类参考書很缺乏,鼓励我把它整理出版。經過一番考虑之后,我決定把它重新修改一次,改名《汉字的結構及其流变》,把它交給出版社了。

汉字是世界上許多种古代表意文字中唯一能够巩固和流傳下来的文字体系,在它的至少四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反映它的发展規律的种种現象是极其紛繁的。在編写的过程中,虽然我努力試圖运用唯物辯証的观点来处理这些材料,企图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字学理論来代替旧的文字学,但是由于馬克思主义理論水平的限制,我常常感觉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老是这样想,革命文化是革命群众的創造,新的文字学理論必須集中群众的智慧才能够建立起来,我写这本小書,不过是为新的文字学理論的建立貢獻一磚一瓦而已。

在这本小書里,我大胆地对許多現象作了新的解釋,但是由于自己的哲学基础很差,这里面可能有不少錯誤,我誠懇地請求讀者們多多指正。

最后,我还要声明一下,去年八月間,新知識出版社約我写《漢語知識講話·文字》这本小册子,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这两本書都得談到“文字和語言”,所以談到这个問題时,內容有許多重复的地方,請讀者注意。

梁东汉

1958年3月23日,北京大学。

封面设计 张瑞邦

封面题字 张 森

米号 大 号	41.24
日期 1934	19340

统一书号: 9150 · 5

定 价: 0.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文字和語言	1
1•1 文字是交际及交流思想的輔助工具	1
1•2 文字和語言的关系	3
1•3 汉字和汉语的关系	14
1•4 在方言基础上产生的方言文字	17
第二章 文字的起源	22
2•1 文字在語言的基础上产生	22
2•2 文字和图画	23
2•3 几种关于文字起源的說法	26
2•4 斯大林关于文字起源的馬克思主义学說	33
第三章 汉字的发展	34
3•1 从图画文字到形声文字	34
3•2 汉字发展过程中簡化繁化两种趋势	42
3•3 汉字发展的內因和外因	51
第四章 汉字的性質和結構	59
4•1 方块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	59
4•2 异体繁多是汉字发展的必然的結果	63
4•3 行款对于結構的影响	69
4•4 汉字結構的内部平衡律	76
4•5 汉字結構的复杂性	80

4•6 六書的分析·····	87
4•7 字体演变对于結構的影响·····	153
第五章 汉字的新陈代谢及其規律·····	158
5•1 汉字的新陈代谢·····	158
5•2 新陈代谢的两种結果·····	168
5•3 新陈代谢的規律·····	187

第一章 文字和語言

1.1 文字是交际及交流思想的輔助工具

斯大林論証語言的特征时指出，“語言是属于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时候起，就有語言存在”，又說，“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語言的特点是：“語言之替社会服务，乃是作为人們交际的工具，作为社会中交流思想的工具，作为使人們相互了解并使人們在其一切活动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这一切活动範圍包括生产的領域，也包括經濟关系的領域，包括政治的領域，也包括文化的領域，包括社会生活，也包括日常生活”^①，可見語言是人类社会所有历史时期中存在的社会現象，它从人类社会开始的时候起就發揮着交流思想的交际工具的作用，它为全社会服务，服务的範圍包括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

但是有声語言受着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話說完了就完了，現在說的話，后来的人听不見，而甲地的人說話，乙地的人也听不見。于是当社会发展到人們需要把話記錄下来或者傳給远方的时候，文字就作为一种交流思想的語言的輔助工具适应着这种要求而产生了。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學問題》20頁，35頁。

“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①，這十個字簡單地說明了文字和語言的關係，也說明了文字的性質：它是記錄語言，擴大語言的作用的符號體系，是語言書面化的體現者。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語言是基本的交際工具，文字是一種輔助的附加的交際工具，文字為語言服務，同時也就是為全社會服務。

文字既然以它的書寫符號體系來表達語言，來輔助語言，既然它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那麼，能不能夠說，文字優於語言？我們說，不能。有人說：“文字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這是文字的長處，語言沒有這個長處，不得不靠文字來幫助”，又有人說：“語言受時間空間的限制，這是語言的缺點”，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他們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現象，沒有看到事物的本質。語言和文字的關係並不是優劣的關係，而是基本的交際工具和輔助的交際工具間的關係。主張語言有“缺點”，或者主張文字具有語言所沒有的“長處”的人忘記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沒有文字，語言的交流思想的作用雖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它可以單獨存在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而文字則必須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沒有語言作它的基础，它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那麼，我們有什麼理由說語言不如文字。很顯然，我們不能說文字優於語言，正如我們不能說望遠鏡和象片優於我們的眼睛一樣。

其次還要說明，作為一種交際工具，語言是基本的，文字是輔助的，這句話並不等於說前者是主要的，後者是次要的，因為文字在人類社會發展到需要把話傳到遠方，並且在時間上鞏固下來那個階段上產生以後，它就和語言一同擔負起交流思想的任務，地位是相等的，任務是相同的。光有語言，沒有文字，語言就不能完成

① 《書·序》正義。

那个人类社会阶段交际及交流思想的任务；光有文字，没有語言，社会生产就无法进行。可見語言和文字是相輔相成的，作用是相等的，不能把它們划分为主要次要。

1.2 文字和語言的关系

文字和語言的关系，可以从下列几方面来叙述：

（一）如上所述，語言是基本的交际及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是輔助的工具。

（二）語言是文字的基础。語言是思維的物質外壳，它用詞和句子的形式来表达思維，詞又有它的物質外壳，那就是代表这个詞的語音組織，音、音节或音組。这就是說，語言里的每一个詞都有音、义两部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是一种書写的符号，那它必然除了音、义之外还必须有一个相当固定的“形”，也就是說，它是用“形”通过“音”来表达“义”的。任何文字体系（表意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都是利用某些固定的符号来代表語言里整个的詞、音节或音素的。当某一个符号代表整个詞的时候，形、音、义三部分是不能割裂的。过去一般文字学家都把形、音、义看作“文字的三要素”，認為任何一个字都必须具备这三个要素，否則它就不是文字。这种“三要素論”是不科学的，它在某种条件下可以成立，但是当一个字只是代表詞的一个音节时，这种說法就站不住脚了。例如在汉字体系里，代表某些双音节或多音节單純詞的两个或三个符号，它們之中的任何一个如果脫离了上下面的符号，它只是一个表示音节的語音符号，它本身并不能独立表示意义。

任何一种文字都不能单独直接表达概念。过去有人認為方块汉字可以直接用“形”来表示“义”，并不需要通过語言，例如看見“木”字，立刻就知道这是“树木”，看見“栋”字，立刻就知道这是“栋

梁”，因为汉字的特征是：“企图不通过语音而直接表达概念，它并不问这种概念叫什么名称”；又有人以为：“当人们看文字的时候，也只是看它所包含的内容，不一定把它当做语言；只有把它读出来的时候，才由文字转化为语言”^①；这些主张不是个别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这种强调不须通过语言表达概念的主张，不但在反对改革汉字的理论家的文章里可以看得到的，而且在文字改革工作者或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得到的。他们主张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可以直接表达思维，而不必通过语音（有声语言的语音组织），那就等于主张文字不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主张必然引导出这样的结论：文字可以超语言而存在。这个结论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如果说，文字可以直接表达概念，即直接表达思维，那就等于说，思维可以通过任何符号而不必通过语言来表达，或者说，没有语言，思维也同样可以表达。这种说法显然是从割裂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出发的。事实上，任何书写符号，包括图绘性最强的文字符号在内，都不可能离开语言单独用来表达概念。也就是说，文字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也仅仅是因为它记录了语言。超语言的文字，过去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

（三）语言的共同性是民族的重要特征和标志之一，而文字却不是民族的特征和标志。“民族是历史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②，必须具备这四个特征才能成为一个民族，也就是说，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可能是一个民族。文字只

① 唐兰：《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字改革基本问题》，《中国语文》，1956年1月号。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是一种書写的工具,不同的民族可以采用同一体系的文字,同一民族也可以采用不同体系的文字。我們可以用語言的共同性作为区别民族的根据,但不能根据文字相同或不同来区分民族。例如汉语和越南語都属于汉藏語系,这两种語言有亲属的关系,但不是同一个民族語言。我們可以根据語言和其他三个特征来判断汉人、越南人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是从使用文字方面来看,越南在使用拉丁化拼音文字以前,他們用的是“字喃”,也是一种形声制度的文字,例如,“𠵿”“𠵿”“𠵿”“𠵿”等等,其中“子”、“女”、“久”、“六”是表示整个詞的意义的符号,“𠵿”、“𠵿”、“𠵿”、“𠵿”是語音符号。这种文字和方块汉字是属于同一个体系的,但是我們不能根据他們使用同一种体系的文字就說他們是同一个民族。同样,現在越南、印度尼西亚、爱沙尼亚、西班牙都是用的拉丁字母,但是我們却不能够說他們是同一个民族。

(四) 語言是人类社会所有历史时期中存在的社会現象,它从人类社会一出現那一天起就开始存在。文字則不同,文字虽然也是一种社会現象,但它的出現比語言要晚得多。人类的历史証明了:現在有文字的民族,过去都經歷过沒有文字的历史阶段,而現在沒有文字的民族,可能从一开始到現在也沒有文字,也可能过去沒有文字,現在正創造文字,或者将来会有它自己的文字。

(五) 文字的应用范围比語言要小得多。語言和文字都是和社会的生产行为直接联系着的,但是它們的应用范围很不相同。語言的应用范围包括人类的一切活动在內,可以說是无边无际的,而文字的应用范围就要小得多。沒有作为“調整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語言,社会的生产就会停止,社会就会崩溃;沒有文字,社会的生产却依然可以繼續进行,虽然它遭受到許多妨碍和限制。

(六) 文字的发展落后于語言的发展。語言有两种形态,一种

是口头的，即詞的語言，一种是書面的，即書面的語言。書面語言是用文字写下来的，这种性質决定了文字必然落后于語言。語言既然反映着生产、文化、科学发展所起的变化，那它必然不断地以大量的新詞丰富自己，同时語音和語法結構也不断地起着变化。文字既然以自己的書写符号体系来記錄語言，那它就必然要反映这种变化。所以說，文字所表現的內容是語言，而語言借以表达的書面形式是文字。这个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决定了文字的发展必然落后于語言的发展。

此外，詞的語音組織变化了，但文字却没有立即反映这种变化，这种情形在任何民族的文字里都是普遍地存在的。在表意的方块汉字体系里也是这样。例如从“林”得声的字如“霖”“淋”“琳”“麻”“淋”“郴”，韵尾由閉口音[-m]变成[-n]，但文字沒有反映这种变化。又如从“皮”得声的字如“披”“頗”“波”“坡”“破”“帔”“披”“疲”“彼”“被”，表音的部分也沒有把語音組織的变化反映出来。

在漢語里，無論是民族共同語也好，各地的方言土語也好，都往往有許多字是写不出来的。也就是說，口語里有这个詞，但是笔下却往往沒有这个字（正确地說，沒有書面的形态）。这也是文字落后于語言的一种現象。这种現象是“古已有之”的，例如，宋呂居仁《軒渠錄》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記載：“族孀陈氏頃寓巖州，諸子宦游未归。偶族侄大琮过巖州，陈孀令代作書寄其子，因口授云：‘孩儿要劣孌子，又闊闊霍霍地，且买一把小剪子来，要剪脚上骨苗（上声）儿肱胝儿也。’大琮迟疑不能下笔。孀笑云：‘原来这厮儿也不識字！’聞者哂之。因說昔时京师有营妇，其夫出戍，尝以数十錢托一教学秀才写書寄夫云：‘窟賴儿娘傳語窟賴儿爷，窟賴儿自爷去后，直是忔憎儿，每日根（入声）特特地笑，勃騰騰地跳，天色汪（去声）’

囊，不要吃溫吞(入声)饅托底物事。’秀才沉思久之，却以錢還之，云：‘你且別處請人寫去！’”這個故事生動地說明了文字落后於語言，也說明了這種落后的現象不是今天才有的。

在使用拼音文字的語言里，同樣有文字落后於語言的現象存在，特別是英語和法語。英語和法語自從十三到十四世紀以來，文字的寫法幾乎沒有什麼變化，於是讀音和寫法的距離逐漸加大。大部分的詞，現在的寫法跟讀法完全兩樣：有些發音與寫法不相符，有些發音相同而寫法不同，有些寫法相同而發音不同。總之，在英、法兩種文字里，文字落后於語言的現象觸目皆是。

(七) 語言比文字有更大的穩固性。語言的穩固性是由於它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的穩固性所造成的^①，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變化得很少，很慢，但語言的詞匯和語音卻經常處於變動的狀態中。許多陳旧的詞在口頭形態上消失了，可是在書面形態上卻保存了下來。同時，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它的書面形態卻比口頭形態穩固得多。於是容易做成這樣一種錯覺：文字比語言有更大的穩固性。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看法。語言的詞匯在口頭消失，在書面上保存下來，這只是口語和書面語之間的問題，不是語言和代表它的符號之間的這個比那個穩固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不能夠根據這種現象來判斷文字比語言穩固。

語言和文字都是一種符號系統，它們都是在比較長的歷史時期經過“約定俗成”形成起來的。作為記錄語言的工具的文字，為了發揮交際的作用，它要求保持“約定俗成”，要求具有相對的穩定性，這就是為什麼任何文字體系都利用相當固定的符號來表達語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言的道理。但是由于某一种符号系統代表某一种語言，某一种符号代表某一个詞、音节或音素並沒有必然的关系，所以文字发展史曾經有过一种文字体系讓位于另一种文字体系，一种符号全部讓位于另一种符号这些在短时期內变化的事实。

語言有巨大的对强迫同化的抵抗性，那是由于它本身的穩固性即語法构造和基本詞汇的穩固性而来的。文字也有一定的对强迫同化的抵抗性，但是比起語言来，它的抵抗性就小得多。在长期强迫同化下，語言坚持下来了，文字却很可能全部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他的抵抗性。

(八) 語言的变化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它“不是用消灭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的方法，而是用扩大和改进現存語言基本要素的方法。并且語言从一种质过渡到另一种质不是經過爆发，不是經過一下子消灭旧的建立新的那种方法，而是經過逐漸的长期的語言新质和新結構的要素的积累，經過旧质要素的逐漸衰亡来实现的”^①。文字的变化也如此，它必須經過新质要素的逐漸增加和旧质要素的逐漸衰亡这条道路。但它又有不同于語言的地方，語言的质的变化是比較长期的，文字的质的变化即体系的变化却可能是比較短暫的。这是因为文字只是一种約定俗成的假定的書写符号体系，所以有可能在比較短的时间內用另一种新的符号体系来替换它。这种替换只是符号的替换，并不伤害到它的口头形态的本質。

(九) 語言和文字都沒有階級性，它們都是为全体社会成員服务的。但是在制度不同的社会里，从服务的面和深度这个意义來說，即从使用人数的多少和熟練的程度來說，二者是有区别的。在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与語言学問題》，第25頁。

有階級壓迫的社會里，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夠掌握文字，廣大的人民群眾因為政治、經濟、社會地位的低下，沒有機會來學習文字，掌握文字，因而喪失了使用文字和學習文化的權利。

如果從服務於整個階級來說，文字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是一視同仁的，統治階級用它來擴大自己的思想意識的影響，被統治階級也用它來擴大自己的思想意識的影響。但是如果從服務的量來看，從兩個階級掌握文字人數的對比來看，那是有差別的，可是這不等於說文字“厚此而薄彼”。

在斯大林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發表以前，中國的一部分語言文字工作者受了馬爾學說的影響，曾經錯誤地認為“漢字是古代封建社會的產物，已變成了統治階級壓迫勞苦群眾的工具之一”^①。斯大林同志的著作發表以後，語言文字沒有階級性這個觀念已經建立起來了，但是也還有少數人抱着懷疑的態度。《中國語文》一九五四年一月號摘錄發表了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秘書處答復讀者范希三的一封信，題為《關於文字有沒有階級性問題》，讀者反映了這個客觀事實的存在。

懷疑論者主張文字有階級性，理由有下面四點：

(1) 文字是為了滿足某一個階級的需要由統治階級而不是由各個階級創造的，它是階級社會統治階層間的交際工具。

(2) 語言和生產行為直接聯繫，沒有語言，生產活動就會立即停止，但占絕大多數的被剝削的人民不認識文字也一樣可以進行生產，可見文字和人的生產行為沒有直接的聯繫。因此，和語言恰恰相反，它是一種上層建築。

① 倪海曙編《拉丁化中國字運動二十年論文集》，第54頁，時代出版社，1949。

(3) 文字是在階級社會產生的，它是循着生產發展規律和階級而來的，因此它是有階級性的。

(4) 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有不同的文字，原始共產社會用結繩記事，奴隸社會用象形文字，封建社會用六書方塊字，可見文字有階級性。

文字是全由統治階級創造的嗎？不是的。而且，統治階級雖然把它用於統治，但作為記錄全民語言的工具的文字，它不能而且不可能和人民絕緣，不可避免地為人民所使用。階級性的含義只能理解為：它代表一定階級的利益，服務於這個階級而損害其他階級。文字本身的历史却証明了：它在同一历史時期曾經為統治階級服務，也曾經為被統治階級服務。例如，中國許多次農民革命，革命的階級曾經利用方塊漢字來反對封建階級，同樣，封建階級也曾經利用方塊漢字來鎮壓農民革命。又如，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中國人民曾經使用漢字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而後者也曾經利用漢字作為消滅革命的鬥爭工具之一。可見文字對各個階級是一視同仁的，誰掌握了它，它就為誰服務。

至於根據統治階級掌握文字、被統治階級沒有掌握文字或者掌握的人很少這些事實就下結論：“文字是統治階層間的交際工具”，那顯然是錯誤的。能否掌握文字或掌握多少，社會制度和各人的經濟、政治地位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我們不能根據某一階級有沒有文盲或者有多少來斷定文字替某一階級服務，不替某一階級服務。文盲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壓迫的結果。在舊社會里，廣大農工群眾由於經濟、政治地位的低下，沒有機會學習文字，因此，絕大多數都成了文盲。但在人民取得革命勝利，掌握了政權以後，他們就有了可能掌握文字——事實已經証明了這個可能已經變成現實，或者正在變成現實。